

## 永远的思念

□蒋春昇

去年12月19日下午我原部队文艺宣传队长贾友信,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,享年76岁。噩耗传来,我深感震惊与悲痛。思念的泪水夺眶而出,难忘的往事又历历在目。

我与贾友信相识于1970年12月,他是我在部队时的第一位领导。

那时我刚入伍,没过新兵连生活就直接到团文艺宣传队工作。贾友信为文艺宣传队长。到队里没几天,贾队长就将一支降E调的中音号乐器交给我,让我跟着老队员学吹号。

从未碰过这类乐器的我起初有些犹豫,他鼓励说:“只要刻苦练,虚心学,就没有学不会的乐器。”在我练号10多天后的那一天,我们宣传队接到了吹奏音乐迎送山东省慰问团的任务。贾队长硬把我拉进了乐队参加吹奏。

那天吹号我是完全没有底气的,为不影响整体吹奏效果,我有意压低声响轻轻地吹,一边吹一边冒汗,心里发虚,手指不听使唤,真正尝到了滥竽充数的滋味。

他告诉我说,不在这种场合下多磨炼,吹号的水平就不可能提高。正是在他的硬逼之下,我的吹号水平才有了后来的进步。

当年进宣传队时有七八名新队员,贾队长生怕我们这些新兵想家,便想法改善伙食,星期天他亲自下厨,做饺子、蒸馒头,还购买了平底锅做煎饺。

一次吃羊肉馅饺子,在家时我是不吃羊肉的,主要是受不了那膻味。羊肉饺子吃不吃?我还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。最后我拿定主意,决定硬着头皮少吃几只了事。

没想到的是,贾队长见我碗里没有饺子后,又给我加了一些,不停地劝:“羊肉饺子好吃,多吃点、多吃点。”饺子下肚后,虽说嘴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,甚至有呕吐之感,但他的这一举动,却一下子缩短了与他的距离。对这位比我7岁的领导多了一份兄长之感。

贾队长对文艺宣传业务熟悉,多才多艺。他精通多种乐器,如黑管、唢呐、二胡、木琴、扬琴、大提琴等。

当年在他的重视下,队里购置了很多西洋乐器,小号、中号、大号、长号、黑管、手风琴、黑管等一大堆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作为团一级文艺宣传队有如此规模的乐器是不多见的。这些“洋”玩意儿在为部队文艺演出、野营拉练中发挥了大作用。部队行军途中当

## 雪的品质

□侯求学

雪,有它的自信  
它从远方来  
借了北风的吹送  
却没有北风的肃杀  
飘逸、潇洒  
它的信念  
它的目标  
只是让世界更加纯洁  
更加清静

雪,无限地宽容  
任由你憎恶、埋怨  
任由你侵蚀、抛弃  
当阳光重新驾临  
它天使一样地悄然离去  
无论你惋惜挽留  
还是额手称庆

战友们疲劳时,我们在关键地段,用这些乐器吹奏“解放军进行曲”“我是一个兵”“骑兵进行曲”等歌曲,鼓舞指战员斗志,增加克服困难的信心。

他一直坚持编排文艺节目一定要紧贴部队实际,多创作、演出一些反映部队训练、生活方面的节目,因此当年演出的文艺节目颇受指战员的欢迎。宣传队还先后多次参加军、师文艺会演,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

他还善于培养人才,推行老帮新的传帮带办法,让更多的战友学会了新的乐器,做到了一专多能。当年在团宣传队人才紧缺的情况下,他还输送了多名业务骨干和文艺人才到师文艺宣传队。他说,让这些同志到上一级文艺宣传队锻炼,可以学到更多的新东西,对个人成长进步有好处。至于团宣传队缺少人才,可以继续选拔、培养。

老队长走了,再也听不到他的乐器声了。他退休后玩乐器的喜好一直没有变。还经常将演奏的一些音乐视频发到群里,让大家欣赏。每次宣传队老战友聚会时,他都会参加乐器合奏和独奏,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欢乐。

他走了,带着遗憾走了。退休后,他担任山东滕州市科技摄影协会会长,在他的策划、组织下,举办了十多次规模较大的图片展览,数十本大型画册陆续出版。他目前正在策划搞“科普画廊”,数月前,还让我提供了8幅以科普为主要内容的剪纸作品给他,准备在“科普画廊”建好后进行展览宣传;他还打算搞科普摄影比赛……

离世7天前,我俩约定,他与老伴今年3、4月来南通游玩。并告诉我说,50年前他来南通,如皋带兵时,从部队坐火车到南京,然后再坐轮船到南通,虽说路程不算远,但路途时间长、交通不方便。

如今不一样了,从山东滕州市坐火车就可直达南通,南通不“难通”了。他还说,前些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南通考察过长江生态,南通地处长江下游,江面开阔,到南通后一定要去看看长江——这些他都没能如愿。

那天,山东省滕州市有关部门为贾友信举行了告别追思会,我写下了“为老队长送行”的一些文字,其中有一段这么写着:“为老队长送行,宜用乐声莫用哭声,他爱音乐,喜欢乐器,那我们就用乐声为他送行。”

战友们持好手中的“武器”,合奏一曲《冰山上的来客》主题曲《怀念战友》。老队长,请停下您的脚步,操起您拿手的家伙,与我们再合奏最后一曲。思念的乐声在空中飘荡,但愿音乐能给您壮胆,远行的路上不再寂寞。

灯下漫笔



水乡野趣 李陶

## 云片糕

□周祖斌

“白如雪,薄如纸,柔可绕指,抖落成片,入口即化,点火即燃。”让你猜一种美食,你知道吗?这就是我们儿时过年最喜欢吃的云片糕。

云片糕对大家来说都很熟悉,看上去只是白白的一块,却可以剥出几十片来。有的里面有桂花、芝麻和杏仁什么的,品尝后感觉有种淡淡的甜味和糯米粉的清香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片色白如雪的云片糕总是显得弥足珍贵。这种带着甜蜜滋味的糕点,是让人一辈子忘不掉的记忆。

云片糕又叫雪片糕,是家乡一种传统的糕类美食。其名称是由片薄、色白的特点而来的。其质地滋润细软,犹如凝脂。糕字从“羔”,“羔”意指“补品”“温食”“软食”。“米”与“羔”联合起来,表示“米制的又暖又软的食品”。

说起云片糕的来源,还要追溯到清朝乾隆时期。据说当时乾隆下江南时吃到了一种白色的片糕,香甜松软,清新可口,乾隆对其大加赞美:“何来佳点,如此大饱口福!”当

即赐名为“雪片糕”。不料乾隆高兴得竟然笔下大意,将“雪片糕”写成了“云片糕”。

制作云片糕所需原料繁多,工艺比较精细。原料主要有糯米、白糖、猪油、桂花、芝麻、瓜子仁、核桃等。每种原料都要挑选上品。所需糯米粉均系隔年磨好的上等糯米粉,这样可使糯米粉去了火性,增强韧性、柔性,比起现磨现制的糯米粉要好得多。糕内拌和的食糖也都是上等绵白糖,先行溶化、浓缩四五天后才使用。各种原料分别加工妥当,再掺和拌匀,压缩成形。最后由切片师傅执锋利的大方刀,切成薄片,薄如书页。云片糕一般用红纸或红纸盒包装。

好的云片糕看上去雪白,拿在手里柔软但有黏性,闻着有桂花或者核桃等的清香,吃到嘴里细腻香甜。新鲜的云片糕最为好吃。据说优质的云片糕25片一扎,用手一甩,可成扇形张开,又因为糖油充足,用火点燃即可燃烧。

云片糕的“糕”取“高”的谐音,

## 我身上的香水味

□崔立

午后,初中生刘梅走进教室时,心还“砰砰砰”剧烈地跳个不停。

刘梅的前座,张恒已经坐在了位子上,笔直的不胖又不瘦的身板,像一条美妙的弧线,让人不由想多看一眼。张恒是在做题目吧,这么专注的样子。

刘梅已坐了一二三分钟,嘴里默念了1、2、3……一直到了180。张恒还是没有回头。刘梅敲了敲张恒的背。“有什么事吗?”张恒的眼睛像是看刘梅,又似乎并不在看。

“你,你在做什么作业?”“我在做英语。”“哦,英语呀。”“你今天是怎么了?怪怪的。”“怪吗?你,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?”“没有啊。”“没有吗?”“是啊。”“你,那你赶紧去做作业吧,快点快点,转过去!”

刘梅无端地恼了,有点没来由,却又似乎有那么点缘由,但这缘由又是什么?张恒嘴巴里嘟囔了一句:“莫名其妙。”转身,又开始专注地做起作业了。

张恒脑子里在想:“刘梅这是怎么了,吃错药了?这英语老师也是,布置这么多的英语作业,还让人好好过下去了……”

刘梅还在发呆,又看了面前的张恒一眼。“傻瓜,大傻瓜!大傻瓜!大笨瓜!”

刘梅把手往鼻尖闻了闻,又把

袖子往鼻尖闻了闻。香,真的是好香。小姨带回来的香水这么好闻,但为什么张恒就闻不出呢?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呢?还是说,张恒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呢?刘梅的心头,不由一阵的失落。

这个时候,从外面打完篮球,满头大汗进来的张恒的同桌陆灏天走进来,还没走过桌子前,突然叫道:“好香呀,是谁洒香水了吗?”陆灏天像有一对狗鼻子似的,朝着几个女同学的方向胡乱地嗅,快要嗅过来时,刘梅突然从桌子前站起了身,说:“胡说八道什么呢你!”刘梅就朝教室外冲了出去,因为走得快,有呼呼的风声在耳边响起。

这天午后,刘梅匆匆地从车上下来,现在的私家车太多,停个车也费大周折。今天,是毕业20年的同学聚会。

餐馆的一个包间里,摆了两张圆桌,一张男生坐,一张女生坐。刘梅进去时,刚好看到张恒坐在女生的那桌,几个女同学围着他,聊得还挺欢,不时能听到笑声。有女同学看到刘梅进来,喊了声:“刘梅,快点过来,张恒现在能耐着呢,他做香水的生意,说咱们身上洒什么香水,他都能闻出来。刚刚他把孙香梅和张茜的香水牌子可都猜中了。”说话的是季晓仙,和刘梅的关

寓意步步高升,求福吉祥之意,也充满着生活的情趣和智慧,在家乡农村这也是常备的一项糕点,每逢婚丧喜事,大家都要置办一些云片糕分发给周围邻居。长辈给小辈压岁钱,一般也把压岁钱放在包装云片糕的红纸中,寄托着他们对小辈美好的祝愿。

张爱玲说:“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,吃着吃着,薄薄的糕变成了纸,除了涩,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。”是啊,长大的时光里,云片糕的少年时代渐渐远了。

因而以怀旧论的,无出云片糕右者,每当看到云片糕就会有一种幸福感。雪白如云的色泽,若撕下一片,入口绵软,如雪花融化,那清甜细腻更是令人陶醉不已。

那些曾经留存于舌尖味蕾,深深眷恋的云片糕,无疑饱含长期倾注而成的深情。在这个过程中,又增添了许多往事,并不断融入其中,于是,这云片糕便不单是果腹之物,而是成了时光,或者另一个模样的自己。

玉兰一瓣

精短小说

系不错。“你也让张恒闻闻,看是什么香水。”“我就不了吧。”

“来吧来吧,刘梅,她们几个还不信,我就让她们见识见识呢,我可是拥有十几年的从业经验了,这经验可不是盖的哦!”张恒自信满满。刘梅起码有十几年没见过张恒了,张恒胖了,不再是那时候的美妙弧线了,就连脸部的轮廓,也没那时候的清晰了。简直,像换了一个人!

“我,还是算了吧。”“刘梅,你来吧,来吧。”“刘梅……”好几个女同学都在喊刘梅过去。

“我们家刘梅呀,你们又不是不知道,是从来不用香水的,你们呀,这是存心给张恒下套啊。”陆灏天进来了,轻轻搂住了刘梅的腰,说:“我说我停个车让你等我一会儿,你怎么就自个儿上来了呢?害我找了半天。”

刘梅说:“你又不是不认识路。”刘梅笑了,一脸柔情。

“你们俩呀,这亲热劲儿,还是去外面找个没人的地儿吧,在同学聚会上撒狗粮,还真有你们的……”同学们起着哄。

陆灏天乐呵呵地,倒没什么。刘梅是真的跑出去了,外面的风说大不大,不知怎么地,眼睛里就被吹进了沙子,滚烫的眼泪水出来了。